

女花茶

47.13
52-C50

禁花女

内 容 提 要

《茶花女》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一部文学名著。小说反映被迫沦为妓女的玛格丽特·哥吉耶，在巴黎终日与贵人公子们来往，偶然结识了富家子弟亚芒·都华勒，被亚芒诚挚的感情激发起她对真正爱情生活的向往。但亚芒的父亲抱有资产阶级偏见，以为这种结合有辱门楣，影响亚芒的前程，亲自出面迫使玛格丽特离开亚芒。亚芒误以为是她有意抛弃他，多次寻找机会报复。玛格丽特身受疾病和悲痛的双重折磨，终于含恨而死。这个悲剧，揭露了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及金融贵族腐化堕落的真面目。

再版说明

本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茶花女》，是用夏康农先生三十年代翻译的一个旧版本翻印的。当时，由于未能与译者取得联系，加之我们在校阅时不够细心，所以出书后在文字上出现了一些错误。去年，在夏康农夫人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译者生前于一九五七年翻译的另一本《茶花女》原稿，特根据这个译稿两相对照，以改正原版本中出现的错误。特此说明，并向读者致歉。

一九八三年八月

我认为只有在多多地研究了人性以后，才能够动笔创造出人物来，正象只有在认真学习了一种语言以后，才能够运用这种语言一样。

我现在还没到创作年龄，因此，能述说出已有的故事我也就满足了。

所以，请读者相信我述说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这里面的人物，除了女主角以外，还都活着呢。

并且，我这里收集的事实大部分可以在巴黎找到见证人，如果我的话还不够令人信服，他们可以予以证实。因为有一点特殊的机缘，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写得出来，我知道末段的隐情，如果没有这末段的情节，简直就不可能写成一部完整有趣的故事。

事实是这样让我知道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那天，我在拉菲特路看见一张拍卖家具和贵重古董的黄色大广告。这拍卖是在一杆丧事以后举行的。广告上面没有指明死者是什么人，只说了拍卖的地点在昂丹路九号，时间是本月十六日从中午到下午五时。

广告上还附带说了一件事，即在十三十四两天大家可以先期参观那住宅及家具等。

我向来是爱好古董的，所以想着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即使不一定买，至少也可以看看有些什么东西。

第二天，我就到昂丹路九号去了。

时间还早得很，可是房子里面已经有了男男女女的看客，尤其是那些阔绰的女客。她们虽然穿着天鹅绒的衣服，围着开司米的披肩，有华贵的篷车在门外等候，但也对眼前的奢华出神，露出她们的惊讶，甚至赞赏。

后来我明白这赞赏和惊讶的原因了，当我也用心观察时，我很容易地看出我是走到了一个娼家姑娘的房子里。大抵交际场中女人们关心想看的东西（这些人正都是交际场中的女人），就正是这种姑娘内心生活的表现。这种姑娘的新奇的装扮，天天让她们学样，并且，同她们一样，而且就在她们的左右，这些姑娘也在大戏院里有她们的包厢；她们在巴黎市上摆弄她们的冶艳的丰姿，她们的珠宝，她们的秽行。

此刻我到的这所住宅的主人，即那个姑娘已经死了，所以最规矩最贞节的女人也可以一直走进她的卧室。死已经洗净了这一所漂亮的秽窟里的空气。其实，她们也有她们的怨词，如果用得着怨词的话；她们到这里来无非是因为这里有东西拍卖，她们并不知道走访的是什么人家的。她们看见了广告，想来看看广告上所允许察看的东西，并且预先选定她们想买的，事情原来就是这样再简单不过了。这自然禁止不了她们通过这一堆珍品来探寻这个姑娘生活的奥秘。她们一定早就听到了众说纷纭的这个稀奇的故事。

可惜的是，这里的奥秘随着仙女一起死去了，不管这些太太

们有多大的心愿，她们也只能为这个姑娘死后出卖的东西惊奇，而再也看不到她生前出卖的东西的丝毫了。

不过，毕竟还是有些货品可以买买的。家具陈设都是上等的货色。红木的桌椅，赛佛和中国的瓷瓶，萨格斯的雕像，绸缎，上等的丝绒，花边，什么都不缺少。

我在这所房子里跟着这些好奇的贵妇人信步走着。她们走进一间悬挂着波斯花锦的房间里；当我也跟着走进去时，差不多同时她们又带笑地走出来了，仿佛遇见了什么害羞的稀奇事似的。这样，我倒反而更想进去看看了。这原来是梳妆间，里面陈列着应有尽有的最细致的物品，由此可以看到死者奢侈到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

靠墙的一张六尺长三尺宽的桌子上，闪烁着奥哥克与阿狄阿店里的一切珠宝。这是一套很精致的收藏品，对于住象我们此刻所在住宅的这种女人来说，这是梳妆打扮必不可缺的。成千件东西中没有一件不是金质或银质的。但是这一套收藏想来必定是逐渐收集起来的，而且也不是单一的恩爱所能完成的。

我并不觉得看看花柳场中一个姑娘的梳妆间是难为情的事，我倒很有兴致细心察看一切，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我看到在所有这些精致雕镂的物品上都刻着各种缩写的名字，附着不同的标志。

我看着这许多物品，每一件都代表着可怜的姑娘的一次失身；同时我心里想，上帝还算饶恕了她，因为它并没有给她惯常的惩罚，它让她在老年以前的奢华娇美中死去。对于她们这种人，老境正是第一度的死亡啊。

实在说，还有什么能比看着罪过的老境更令人悲伤的呢？尤其是对于女人，到了这种老境，一点点尊严也没有了，一点点兴

味也唤引不起来了。这无穷期的追悔，并不是追悔从前走错了路，只悔着错作了的打算，浪费了的金钱。说到这，这真是世上最惨的事了。我曾经认识一个漂亮的女人，她一生只剩下了一个女儿。这女儿据说和她从前一样漂亮。可怜的孩子，她的母亲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声：“你是我的女儿”，只要求她供养她的晚年，正如这老女人自己曾经养育了她的童年时代一样。这可怜的女儿叫做路易丝。她服从母亲的命令，奉献了她自己，不是出于志愿，不是出于情欲，不是出于享乐，而象是学习一种手艺一样。

连续的堕落生涯，而且是早熟的堕落，再配上长期病态的身体，完全消灭了这个女孩子辨别善恶的智慧，也许上帝曾经把这智慧赐予了她，但从来没有人想到把它诱发出来。

我永远记得这个年轻的姑娘，差不多在每一天的同一时辰里她都要走上大街来。她的母亲始终陪伴着她，就象真的母亲陪伴着真的女儿那样的殷勤。那时候我还年轻，但已经习于接受我的时代的廉价道德，不以这为稀奇了。可是我还记得，一看见了这丑恶而罪过的监视，马上就引起我的轻蔑与厌恶。从来没有一个处女的脸上能够放射出象她这样纯洁无邪的、这样忧郁苦痛的表情。她竟象一幅基督牺牲的神像。

有一天，这姑娘的脸上露出了光采。在她母亲掌握的堕落生涯中，上帝似乎也允许给予她一点幸福。说起来上帝造成她这般无力，到底为什么抛弃她在生活痛苦的重负下面一点安慰也没有呢？有一天，她觉察出她怀孕了，她还保留着的一点纯洁竟使她为了这件事高兴到发抖。人的灵魂真有些奇奇怪怪的避难自慰的地方！路易丝连忙将这好消息报告母亲。说起来也惭愧，——可是我们是在述说一件真的事实，要不是为了指陈出这些受了谴责而无法申诉的生物的冤苦，最好我们还是封住我们的口。说起来

也惭愧，路易丝的母亲答复她说，她们两个人的生活已经相当困难，养活不了三个人；她说，这种孩子用不着，并且怀孕就耽搁了功夫。

第二天，一个产婆（我们只附带地提一笔说这产婆是母亲的朋友）来看了看路易丝；她在床上睡了几天，再起来时脸色更惨白，身体更瘦弱了。

三个月以后，一个男人可怜这女孩子，开始给她在精神和身体上进行治疗，但是那最后的刺激过于强烈，路易丝由于那场小产而死去了。

那个母亲还活着。怎样活法？只有天知道。

在我仔细欣赏那些金银器皿的时候，这个故事又浮游进了我的脑海。我这么回想着，时间仿佛流逝了很久很久，因为我看出这房子里面只剩下我和一个守门人了。他在门口正留心地观察我是否偷了什么东西。

我走近这个负责的人，难为他担了我不少的心。

“先生！”我问他，“你可以告诉我从前住在这里的人的名字吗？”

“玛格丽特·哥吉耶姑娘。”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并且也认识她的面孔。

“怎么，”我对守门人说，“玛格丽特·哥吉耶死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呵？”

“我想有三个星期了。”

“为什么让大家来参观她的房子呢？”

“债主们想着这样一定可以帮助拍卖。大家可以先来看看家具和各种东西，你明白了吧，这样好使人踊跃来买。”

“那么她还有些债？”

“呵！先生，不少呢。”

“拍卖的钱够抵债吧？”

“还有多的呢。”

“那么，多余的钱给谁呢？”

“给她家里。”

“她还有家？”

“仿佛是吧。”

“打搅了你，先生。”

看门人相信了我的来意无他，向我打了个招呼，我就出来了。

“可怜的姑娘！”我走回家时对自己说，“她死的时候一定很凄惨。在她们的世界里，只有在身体康康健健的条件下才有朋友。”想着想着，不由得我怜悯起玛格丽特·哥吉耶的命运来了。

在许多人看来，这仿佛是可笑的事，但是我对于娼家姑娘们有无限的宽容，并且也懒得去讨论这宽容的道理。

有一天，在我正往省政府取护照的时候，看见一条小街上有两个警察拖着一个姑娘。我不知道这个姑娘犯了什么事，我所知道的，就是那时她正在抢着拥抱一个几个月的孩子，满脸热泪地哭着，她的被捕拆离了她们的母子。从这天起，我对任何一个女人也不敢轻视了。

二

拍卖定在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日同拍卖日中间还留了一天空暇时间，为的是好让陈

设店里的人有时间撤掉那些窗幔墙帷之类的东西。

这时候我正从外地旅行回来。朋友们并不曾拿玛格丽特的死当作别后重逢时必须报告的各种重大新闻中的一件向我谈述；这也是很自然的事。玛格丽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是愈是生前声名洋溢的这一类的女子，死后愈是冷落。她们正象这样的太阳，没落时同升起时一样，静悄悄地没有什么光彩。如果她们死时年轻，那么，她们的所有情人会同时知道，因为一个声名很大的巴黎姑娘的情人们差不多彼此都是朋友。大家也谈一谈她的生平，交换交换各个的感想；但彼此的生活仍然照常度下去，仿佛这变故不曾发生似的，也引不出他们的一滴眼泪。

在现在这年头，到了二十五岁年龄的人，眼泪变成了稀罕的东西，不会为任何女人流淌。至多只有那些为了征集别人的眼泪而付过钱的父母，才有资格换得它们。

至于我呢，虽然我的名字并不曾刻在玛格丽特的任何物品上，可是我才自白的这一点本能的宽容同天生的怜悯心，使我久久地思量着她的死亡，也许她还值得我如此深念呢。

我记得在尚塞利塞树林里常见过她，那里她是每天必去的，坐在她的小巧的蓝漆篷车里，两匹俊美的枣红色马拉曳着。那时我就注意到她的超出同侪的丰韵，衬着绝殊的姿色，更加显出她的高超。

她们这般可怜的生物在出门的时候总有些不知道是什么人伴随着。既然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公开他对于这种女子的暧昧关系，同时她们这种女子又都怕孤寂，所以和她们同行的常常不是比她们境况较苦没有车子坐的姑娘，就是那些讲究的（其实一点也讲究不起来）。有了她们这些同伴在，心探听不出她们陪伴着的。

玛格丽特的情形可并不是这样。她到尚塞利塞去老是独自一个人，坐在她的车子里面极力地躲藏着自己，在冬天披围着一条长开司米披肩，夏天穿着极其朴素的衣衫。即使在她爱好的闲步时遇到了她所熟识的人，偶然也向他们微微一笑。这微笑也只有他们才看得出来——一个公爵夫人才能有的笑法。她不象她的同行的姑娘们那样，只是在由圆形广场到尚塞利塞进口的路上来回地走；她的两匹马是一直把她拉到树林里的。在那里，她走下车来，漫步一个钟头的光景，再坐上她的车子，催着马快步地回家。

所有这些情景，重新在我眼前闪过。我惋惜这个姑娘的死，正象人家惋惜一件艺术作品的完全毁坏一样。

女人里面再也不可能看到有比玛格丽特更美丽动人的姿色了。身材高高瘦瘦的，虽然稍嫌过度，但她有特别高明的本领，装束起来可以使这一点天然的缺陷完全消失。她的开司米披肩的下端一直拖延到地，两边飘落下绸衫的宽阔的衣襟，厚茸茸的皮袖套里藏着她的两手，紧贴在她胸前，旁边围着褶纹的曲线是那样地匀称，任你爱挑剔的眼睛，看去也没有话说。

一副绝妙的头脸是异样地媚人。头是小小的，正象缪塞所说，做母亲的为了特别小心造成它的小巧，好象事前曾经试制过一次似的。

你试想在一个描画不出的柔媚的蛋形颜面上，放下一对黑黑的眼珠，上边盖着两弯如画般纯净的眉毛，再在眼睛前面遮掩一层长长的睫毛，它们低垂时在玫瑰般颜色的两颊上撒下一阵轻微的阴影，一副清秀笔直而灵敏的鼻子，两个鼻孔因一种肉

色张开了些，再画上一张整齐的嘴，柔唇

渲染渲染那绒样柔腻的皮

肤，下面盖着一对不曾经人触摩过的桃红色的脸腮。这样，你就可以得到这尊迷人的头脸的全貌了。

黑得象墨玉的头发，或有或无地漾着天然的波纹，在额前分作宽阔的两股，消失在脑盖后部，露出两只耳朵的下尖，尖端闪耀着价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坠。

为什么玛格丽特那样热情的生活会在颜面上留下这样童稚纯真的表情，这真是我们研究不出结果的疑问。

玛格丽特有一幅维达勒替她作的画像，也只有他一个人才能画得出来。这幅像在她死后我曾经保存了几天。画得是惊人地维妙维肖，我的记忆描写不出的地方，我就拿它作参考材料。

我在这一章里描写的细节，有的是到后来才想起来的，但是此刻我先统统记下来，省得后面开始谈起这个女子的故事时又回头来追述。

玛格丽特在世时，所有剧本的首场演出她都要到场，她每天晚上都在戏院或者舞场里度过。只要有一出新作的剧本上演，一定可以碰见她，她总是坐在楼下包厢的前座上。有三件东西永远不会离开她的左右：一副手拿的远视眼镜，一袋糖果，还有一束茶花。

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她拿的茶花是白的，还有五天是红的，从来谁也不知道这颜色的变换有什么理由。常到她爱去的戏院里看戏的人和她的朋友，都同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件事。我此刻只不过提起这个事，但是并不能加以解释。

除了茶花以外，从来没有人看见她身旁有过别样的花。所以在她的卖花娘巴尔克太太家里，有人就替她取了一个别号，叫她作“茶花女”，这名字一直流传了下来。

玛格丽特曾经作过巴黎市上顶排场时髦的青年们的情妇。她

自己公开向人承认，他们也都以此自夸，足见情夫情妇彼此都颇为满意。

可是，约莫有三年光景，从巴涅尔旅行回来以后，据说她只和一个外国的老年公爵同居。这老人极其富有，他用尽了力量想改正她过去的的生活，并且她也表示愿意接受。

这件事我是这样听人传说的：

在一八四二年的春天，玛格丽特身体极其衰弱。医生嘱咐她务必去有矿泉的地方疗养，她于是就去了巴涅尔市。

那里的一群病人中间，有这个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害着同玛格丽特一样的病，并且相貌也极其相似，不相识的人会把她们认成两姊妹。只是，公爵姑娘的病已经到了肺结核的第三期，玛格丽特到那里没几天她就死去了。

一天早上，公爵因为在巴涅尔土埋了他心爱的女儿还停留在那里不忍离去，偶然在一条大路的转角处瞥见了玛格丽特。他仿佛看见了他的孩子的影像，就一直向她走去，握着她的两只手，流着泪亲吻她，也不问她到底是谁，径就要求允许他常去看她，并愿把爱他死去的女儿的情感转移到她身上。

玛格丽特本来单独住在巴涅尔，只随身带了一个女仆。她想，对于这老年人没有什么嫌疑可避，就应允了他的要求。

在巴涅尔有许多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到公爵那里报告了哥吉耶姑娘的身世。这对于老人自然是一个打击，因为这样他就再也看不出她象他的女儿了。可是已经迟了，她已经成了他心上不可缺少的需要，他伤恸之后之所以还能继续生活下去，是因为有她这唯一的慰藉。

他一点也不责备她（他也没有责备她的权利），只是问她是否能够改变她的生活，他愿意贡献她所需求的一切，作为交换她牺

性旧时生活的酬报。她应允了。

我们还应知道，这时候玛格丽特正在生病。对于她这种热情的性格，她也以为过去的生涯正是自己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种迷信的心理，使她希望上帝会因为她的悔悟和皈依，而将美色与健康赐还给她。

泉水的治疗、长睡的静养以及自然产生的疲乏、安闲的散步，这许多原因果然使她在夏季将尽的时候几乎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伴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仍然象在巴涅尔一样常去看她。

他们的结合，旁人既不知道实在的来历，也不知道实在的动机，自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从前公爵是以财富出名的，现在人家也认识他的浪费了。大家都以为老年公爵呢爱上了这个年轻姑娘，这原来也是老年富人所常有的事。大家什么都设想到了，只是没有想到真的事实。

事实是这个父亲对玛格丽特的感情原来是极其纯洁的。除了心的契合以外，无论什么念头对于他仿佛都是一种猥亵；除了一个女儿能从父亲口里听到的话以外，他从来不向她说旁的什么话。

但是我们也不要错想了我们的女主人公，以为她真的从此会改变她以前的生活。在巴涅尔养病时，她不难恪守应允公爵的信约，事实上确也还恪守得了；但是一旦回到了巴黎，这个惯于在跳舞场及酒食征逐队里生活的姑娘立刻就感到孤寂会使她闷死。寂寞中仅有公爵的定期访问，是不够解除她的烦闷的，旧时生活的火热气息重新吹入她的脑底，吹进她的心头。

而且，玛格丽特从这次旅行回来以后，比过去更加美丽了。她又正在二十妙龄，她的暂时潜伏着的、并未征服的病魔，继续

蛊惑着她那狂热的欲望——肺部的病痛几乎总是会引起这种结果的。

公爵的一些朋友都以为他同年轻姑娘有了暧昧的关系，所以都在侦察她的行动。他们向公爵报告，说她在准确知道公爵不去看她时就接待旁的客人，并且这种拜访时常延长到第二天。公爵听到这些消息后，自然感觉有极大的痛苦。

经过盘问之后，玛格丽特一切都向公爵招认了，还坦白地劝告他以后不必再关怀她，说自己再也没有力量恪守订过的信约，所以也就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人的恩惠了。

公爵一礼拜不去看她了。这是他唯一的办法。到了第八天，他却去请求她仍旧允许他们往来，只要常常见得着面，一切都听她自主，哪怕令他难过到要死，他也决不吐露一点责备的意思。

这就是玛格丽特回巴黎三个月以后的事情，时间是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或十二月。

三

十六日下午一点，我到了昂丹路。

从远远的门外就听到拍卖人员的叫声。

满屋子里都是人。

堕落的繁华社会里的名角都到了场，她们暗中被大户人家的贵妇人们瞧了个够。这些贵妇人又一次来看拍卖，可以接近地细心瞧瞧平时没有机会接近、心里也许妒羨她们的自由享乐的姑娘们。F公爵夫人的手臂碰着了以哀艳著名的A姑娘；T侯爵夫人正在迟疑着同风流名噪一时的D太太争买一件家具；那一位老是

打算毁了家产去度放荡生涯而事实上老是连收入都还花不完的Y公爵，一面陪着善讲故事的M夫人攀谈，一面和常好在尚塞利塞道上驰骋的N夫人彼此瞟弄眼色；还有仅用她的聪明就赢得极大财富的R女士，不顾天气寒冷也来买点东西。

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在场的许多人的缩写名字，但是怕厌烦了读者，就免去了。我们只要知道在场的人都发狂似的高兴就够了。也有许多太太是认识死者的，不过装着不记得这回事罢了。

大家高声谈笑着；拍卖人员们震破脑袋地叫喊着；站满在拍卖台前的商人尽管在那里请求大家寂静些好让他们谈论生意，但一点也不见效，从来没有见过这般喧嚷杂乱的集会。

在这一片闹嘈中，我悄悄地溜了进去。一想到就在隔壁的房间里死去了可怜的姑娘，人们正在卖她的家具为了还债，我不禁感到闹嘈的悲伤气氛。与其说是来买东西，毋宁说我是来看看人情世故的，我看见每当一件物品卖出的价格超过了那些商人们预料的数目时，他们的脸上就露出一阵欣喜的光彩。这些正人君子，他们在一个娼家姑娘的身上也运用他们投机的本领，从她身上加倍地赚回去。他们逼她的债一直逼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在她死了，他们又都来摘取他们体面盘算的果实，同时也是攫取他们可耻放债的利钱。古代人只用一个神来代表商人和强盗，真是极其有理！

衣服、珠宝、开司米披肩，这许多物品想不到那么快地就卖完了。可是没有一件是我用得着的；我仍然静待着。

忽然间，我听到一阵喊声：“一本书，精致装订，加涂金边，书名叫作：《曼农·勒斯戈》。第一页上写了点东西。十个法郎。

“十二法郎”，歇了一阵工夫一个声音这么说。